

令人老，歲月忽已晚。棄捐勿復道，努力加餐飯。」老、道繼之。詞則柳耆卿「傾杯樂」云「……」又云「知幾度密約秦樓盡醉。仍攜手眷戀香衾繡被。」度、手亦隔協。方音否讀如釜，宋詞往往以否協處，此卽其例。」

仙呂調

望海潮

東南形勝，江吳都會，錢塘自古繁華。煙柳畫橋，風簾翠幕，參差十萬人家。雲樹繞堤沙。怒濤卷霜雪，天塹無涯。市列珠璣，戶盈羅綺競豪奢。重湖疊巘清嘉。有三秋桂子，十里荷花。羌管弄晴，菱歌泛夜，嬉嬉釣叟蓮娃。千騎擁高牙。乘醉聽簫鼓，吟賞煙霞。異日圖將好景，歸去鳳池誇。

校記

「仙呂調」，毛校本「調」作「宮」，曹君直校曰：「此卽詞源夷則曲，俗名仙呂調也，與上卷「傾杯樂」、「笛家弄」之爲夷則宮俗名仙呂宮者別。」「江吳」，焦本、吳本「江」作「三」，梅本「吳」作「湖」，從毛校本。「十萬」，毛校本「萬」作「里」，與下復，從朱校引焦本。影宋本「鶴林玉露」「十」作「千」。「清嘉」，曹校引顧、陳本作「清佳」，「羌管」，顧本作「羌笛」，並從宋本、朱本。「乘醉」，「草堂詩餘」「醉」作「時」，「歸去」，曹校引顧本脫「歸」字，並從毛校本。

箋註

「東南形勝」《宋史》卷八八《地理志》：「兩浙路，蓋禹貢揚州之域，當南斗、須女之分。東南際海，西控震澤，北又濱於海。」臨安府，大都督府，本杭州，餘杭郡。淳化五年，改寧海軍節度。大觀元年，升爲帥府。舊領兩浙路兵馬鈐轄。」時杭州爲兩浙路治所，轄府二，州十二，當東南衝要焉，故云。

「江吳都會」時蘇州屬兩浙路，爲吳郡，故云「江吳」。都會，人民及貨物集散之大都邑。《宋史》卷八八《地理志》：「有魚鹽、布帛、杭稻之產。……通蕃互市，珠貝外國之物，頗

充於中藏云。」「錢塘」本縣名，此從俗謂杭州。本名錢唐，後改錢塘。《錢塘記》：「大海在縣東一里，符郡議曹華信家，

議立此塘以防海水。始開，募有能致土一斛者與錢一千。旬月之間，來者雲集，塘未成而不復取。于是載土石者皆棄而去，塘以之成，故改名錢塘焉。」《越絕書》：「越乃更名大越，曰：『山陰已去，奏諸暨、錢塘。』」秦置錢塘縣，漢魏隋唐皆置縣，五代時吳越王又建都杭州，故云「自古繁華」。

「煙柳畫橋」畫橋，古時橋常飾以畫，故云。周密《武林舊事》：「蘇公堤，元祐中東坡守杭日所築，起南迄北，橫截湖面，夾道雜植花柳，中爲六橋九亭。坡詩云：『六橋橫截天漢上，北山始與南屏通。忽驚二十五萬丈，老葑席卷蒼煙空。』」並載六橋名稱：第一橋，名映波；第二橋，名鎖瀾；第三橋，通花家山，港名望山；第四橋，通茆家步，港名壓堤；第五橋，名東浦；第六橋，名跨虹。六橋之外，尚有西泠橋、處士橋、涵碧橋、斷橋、小流水橋、黃山橋、石函橋、行春橋、小行春橋、合澗橋、龍脊橋等，其記斷橋景色云：「萬柳如雲，望碧帶。白樂天詩云：『誰開湖寺西南路，草綠裙腰一帶斜。』」「參差十萬人家」參差，謂依山建築之高低不齊。《西湖老人繁勝錄》：「回頭看城內山上，人家層層迭迭，觀宇樓臺參差如花落仙宮。」《宋史》卷八八《地理志》：「臨安府，……崇寧戶二十萬三千五百

七十四，口二十九萬六千六百一十五。」《元豐九域志》：「戶。主一十六萬四千二百九十三，客三萬八千五百二十三。」

「堤沙」西湖有白堤、蘇堤與小新堤。《新唐書》卷一一九《白居易傳》：「（白居易）爲杭州刺史，始築堤捍錢塘湖，鍾洩其水，溉田千畝。」《武林舊事》：「小新堤。淳祐中，趙京尹與憲自北新路第二橋至曲院築堤，以通靈竺之路，中作四面堂三亭，夾岸花柳，比蘇堤。或名「趙公堤」。」蘇堤，已見上註。因堤邊多沙路，故云「堤沙」。

「怒濤卷霜雪」《武林舊事》：

「浙江之潮，天下之偉觀也，自既望以至十八日最爲盛。方其遠出海門，僅如銀線，既而漸近，則玉城雪嶺，際天而來，大聲如雷霆，震撼激射，吞天沃日，勢極雄豪。楊誠齋詩云「海湧銀爲郭，江橫玉繫腰」者是也。每歲京尹出浙江亭教閱水軍，艨艟數百，分列兩岸，既而盡奔騰分合五陣之勢，並有乘騎弄旗標槍舞刀於水面者，如履平地。倏而黃煙四起，人物略不相睹。水爆轟震，聲如崩山。……吳兒善泅者數百，皆披髮文身，手持十幅大彩旗，爭先鼓勇，溯迎而上，出沒於鯨波萬仞中，騰身百變，而旗尾略不濡溼，以此誇能。而豪民貴宦，爭賞銀彩。江干上下十餘里間，珠翠羅綺溢目，車馬塞途，飲食百物皆倍穹常時，而僦賃看幕，雖席地不容間也。」

「天塹」《南史》卷七七《孔范傳》：「隋師將濟江，羣官請爲備防。」

……范奏曰：「長江天塹，古來限隔，虜軍豈能飛渡。」此處謂錢塘江，以其江面寬闊，故下云「無涯」。

「重湖」以湖上

數堤將西湖分爲裏湖與外湖，故稱。 「三秋桂子」三秋，秋季三月也。宋之問《靈隱寺》：「桂子月中落，天香雲外飄。」

白居易《憶江南》詞：「山寺月中尋桂子，郡亭枕上看潮頭。」 「十里荷花」白居易《餘杭形勝》：「遠郭荷花三十里，拂城

松樹一千株。」 「羌管三句」狀杭人游湖盛況。《武林舊事》記杭人游湖云：「西湖天下景，朝昏晴雨，四序總宜。杭人

亦無時而不游，而春游特盛焉。……都人士女，兩堤駢集，幾於無置足地。水面畫楫，櫛比如魚鱗，亦無行舟之路，歌歡

簫鼓之聲，振動遠近。……張武子詩云：「帖帖平湖印晚天，踏歌游女錦相牽，都城半掩人爭路，猶有胡琴落後船。」

「千騎」此以下寫太守游湖。「千騎」、「高牙」均謂太守。「陌上桑」、「東方千餘騎，夫婿居上頭。」「高牙」牙旗高舉。牙

旗，將軍之旗。「封氏聞見錄」：「近代通稱府庭爲公衙，卽古之公朝也。字本作「牙」，「詩」曰：「祈父予王之爪牙。」祈父，司馬掌武備，象猛獸，以爪牙爲衛。故軍前大旗謂之「牙旗」，出師則有建牙、褫牙之事。」宋制，大府首車往往兼軍職，或以軍職帥府，故云。「圖將」畫出。「鳳池」卽鳳凰池，禁中池沼，中書省所在地。「晉書」卷三九「荀勗傳」：「勗久

在中書，專管機事。及失之，甚罔罔悵悵。或有賀之者，勗曰：「奪我鳳凰池，諸君賀我也！」故唐宋時多以鳳池目宰相。

紀事

宋·楊湜「古今詞話」：「柳耆卿與孫相何爲布衣交。孫知杭州，門禁甚嚴。耆卿欲見之而不得，作「望海潮」詞往見名妓楚楚曰：「欲見孫相，恨無門路。若因府會，願借朱脣歌於孫相公之前。若問誰爲此詞，但說柳七。」中秋府會，楚楚宛轉歌之，孫卽日迎耆卿預坐。」

宋·羅大經「鶴林玉露」卷一：「孫何帥錢塘，柳耆卿作「望海潮」詞贈之云……此詞流播，金主亮聞之，欣然有羨於三秋桂子、十里荷花，遂起投鞭渡江之志。近時謝處厚詩曰：「誰把杭州曲子謳，牽動長江萬里愁。」余謂此詞雖牽動長江之愁，然卒爲金主送死之媒，未足恨也。至於荷豔桂香，妝點湖山之清麗，使士夫流連於歌舞嬉游之樂，遂忘中原，是則深可恨耳。因和其詩云：「殺胡快劍是清謳，牛渚依然一片秋。却恨荷花留玉輦，竟忘煙柳汴宮愁。」

集評

王闓運《湘綺樓評詞》：「《望海潮·東南形勝》此則宜於紅氍毹上扮演，非文人聲口。此時鳳池可望江湖。」

附考

此詞紀事最早出於南北宋之交人楊湜之《古今詞話》，其後則轉相傳錄，愈演愈奇，尤其是羅大經《鶴林玉露》增出金主亮聞此詞遂起投鞭南下之志後，今之學人亦有信之者。至如詞學大師唐圭璋即云：「《古今詞話》所記，出於市井傳聞，或不可信，但《鶴林玉露》記此事竟引起金主南侵，恐不是無因的。」並由此斷定「柳永就在孫何死的一年作《望海潮》詞送他，至少也應是冠年了。由此可證，柳永約生於宋太宗雍熙四年（九八七），比張先大三歲，比晏殊大四歲。」（《柳永事迹新證》）殊不知此詞紀事可疑者頗多。

《宋史》卷三〇六《孫何傳》載：「孫何字漢公，蔡州汝陽人。」與丁謂齊名友善，時輩號爲「孫丁」。王禹偁尤推重之。『淳化三年舉進士，開封府、禮部俱首薦，及第又得甲科，解褐將作監丞、通判陝州。召入直史館，賜緋，遷祕書丞、京西轉運副使。歷右正言，改右司諫。』『咸平二年，舉人閭閻故事，何次當待制。』『俄權戶部判官，出爲京東轉運副使。……未幾，徙兩浙轉運使，加起居舍人。景德初，代還，判太常禮院。俄與晁迥、陳堯咨並命知制誥，賜金紫，掌三班院。……是年（景德元年）冬卒，年四十四。』以此，知孫何生於宋太祖建隆二年（九六一），卒於景德元年（一〇〇四），淳化三年進士，官至知制誥。

孫何既未入相，楊說其誣者一。孫與丁謂齊名，又爲王禹偁所推重，當與柳永之父柳宜爲同輩，且淳化三年進士，比柳宜晚登進士七年（柳宜爲宋太宗雍熙二年梁瀨榜進士）。若依唐圭璋推斷柳永生於雍熙四年（九八七），則二人生齡與

履歷可排比如下：宋太宗雍熙四年（九八七），孫廿七歲，柳始生，淳化三年（九九二）孫三十二歲中進士解褐入仕，柳六歲，咸平二年（九九九）孫三十九歲出爲京東轉運副使，柳十三歲。其後孫徙兩浙轉運使，直至景德元年入京判太常禮院，是年卽卒。通常以爲柳永青少年時期流寓京師，那麼二人「爲布衣交」只能在京了，然而一位三十二歲至三十九歲的孫何，能與另一位六歲至十三歲的幼童「爲布衣交」麼？楊說其誣者二。既不能「爲布衣交」，幾年之後才十多歲的柳永如何能貿然去通過名妓楚楚謁見「門禁甚嚴」的孫何呢？楊說其誣者三。查孫何並無武職仕履，柳永何能言「千騎擁高牙」？楊說其誣者四。

唐圭璋斷爲景德元年寫此詞贈孫何，尤與事實不符。孫何何年赴兩浙轉運使任，雖查無明文，然離任返京之時却是載之確鑿的。本傳謂其「未幾，徙兩浙轉運使，加起居舍人。景德初，代還，判太常禮院。」何月「代還」？《宋史·真宗紀》載：景德元年五月「丁巳，詔：諸路轉運使代還日，在任興除利害，升黜能否，凡所經畫事悉條上以聞。」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亦載：景德元年六月「丁巳，令諸路轉運使代還日，條上在任興利除害升黜能否凡所經畫事。」兩籍均言「丁巳」，但一云「五月」，一云「六月」，未知孰是，且勿論。詞云「怒濤卷霜雪」，「三秋桂子，十里荷花」，顯係八月景事。何以孫何五月（或六月）已離任返京，柳永却在八月到杭州去獻詞給他呢？豈非白日說夢！

或有學人爲證成此詞非獻孫何，謂「孫何在真宗初年任兩浙轉運使，卒於景德元年（一〇〇四），柳永約生於太宗雍熙四年（九八七）。孫何知杭時，柳永僅十歲左右，至於柳永流寓杭州，已是仁宗景祐之後，距孫何死已三十餘年矣。」此說看似有理，實則難以服人。且不說孫何離兩浙轉運使任在景德元年五六月，卽是初任也不在「真宗初年」。真宗於至

道三年（九九七）三月卽位，翌年改元咸平。孫何於咸平二年始出爲京東轉運副使，徙兩浙轉運使起碼也在咸平三年以後了，何能言「真宗初年」？

綜上所述，此詞不贈孫何明矣。至如羅大經《鶴林玉露》所言，顯係轉鈔楊湜語，惟刪去「孫相」、「爲布衣交」云云，無須多辯。然觀此詞，確係爲投獻杭州太守者，而這位太守，曾有武職仕履，否則柳永不會說他「千騎擁高牙」。愚以爲這位有武職仕履的太守不是別人，乃是孫沔。

孫沔生於宋太宗至道二年（九九六），時柳永十歲，真宗天禧三年（一〇一九）進士，時柳永二十三歲，孫二十四歲，有可能成爲布衣交。且孫沔其人能於吏而敗於德，史有明文。《宋史》本傳謂其「跌宕自放，不守士節」，「諫官吳及、御史沈起奏沔淫縱無檢」，「詔按其迹，而使者奏：『沔在處州時，於游人中見白牡丹者，遂誘與奸。』及在杭州，嘗從蕭山民鄭吳市紗，吳高其直，沔爲恨。會吳貿紗有隱而不稅者，事覺，沔取其家簿記，積計不稅者幾萬端，配隸吳他州。……杭州人金氏女，沔白晝使吏卒興致，亂之。有趙氏女已許嫁莘旦，沔見西湖上，遂設計取趙女至州宅，與俱飲食卧起。」「沔居官以才力聞，彊直少所憚，然喜宴游女色，故中間坐廢。」既喜女色，故柳借楚楚以進詞之說或可憑信。且《早梅芳·海霞紅》闕爲投獻孫何無疑，則此詞同一命意，當亦同時作而贈孫沔者，卽寫於皇祐五年（一〇五三年）。餘參觀《早梅芳·海霞紅》闕考。